

许毅中篇小说集 ● 税收小说卷

举报人



举报人

■ 许毅 著



© 许毅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举报人/许毅著. —大连: 大连出版社, 2004.5

ISBN 7-80684-250-0

I. 举... II. 许...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2611 号

责任编辑:刁铁英 版式设计:盛瑞华
封面设计:迟维斌 责任校对:马河川

出版发行:大连出版社

地址: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

邮编:116011

电话:0411-83621147

发 行 者: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大连理工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145mm×210mm

印 张:10.375

字 数:240 千字

印 数:1-3000 册

出版时间: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8.00 元

联系电话:0411-8259059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

目录

1 自序

6 大码头

一位患肾坏死的老税官,去世前伸出了三个手指。从小杠到船主,经历了人生多少惊涛骇浪,惟有这位渔民纳税人知道老税官死不撒手的心愿。



70 帮忙

匿名信和谣言让帮忙的人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,办公桌下的争斗和打闹让机关干部的心灵扭曲。果农为二百多元税款到市地税局告状。冥冥之中自有天算,用什么方式开始,就以相似的方式结束。



118 举报人

举报人的心理,偷税者电脑中的密码,女税官探秘后的渴望,涉猎举报人心理学这一空白地带。

目录

163 不言放弃

女税官的生理现象控制不当引发了争吵，她可以放弃竞聘科长，但能一次又一次放弃似是而非的爱情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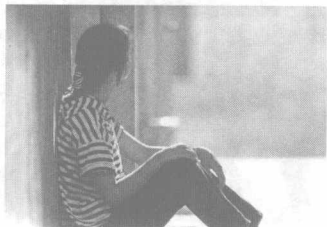


223 政绩

拉税、吃“探头税”，一个县级市的税收数字像嚼泡泡糖一样，像加水的洗衣粉一样。地税局局长没有倒在歹徒的菜刀下却成为旧的财税体制的殉葬品。

279 命脉的末梢

税收是国家的命脉，乡地税所是命脉的末梢，协税员便是血肉相连的毛细血管。为了干上协税员的活儿，我姐姐、我的女同事付出了羞辱、贞洁和良知。



自序

我历来认为,出版小说不必作序,请名人名家作名序,既浪费著名人士的精力和时间,还有撒香精招蜂引蝶之嫌。自序,自吹自擂,不好;妄自菲薄,不妥。不管怎样都浪费了读者的时间。书是作者憋红了脸下出的蛋,没有必要让读者在品尝鸡蛋前看一看鸡脸的颜色。

但是,临到自己出书,权衡再三还是不能脱俗。

倘若读者看到这里,我便有一种与男读者握手,与女读者拥抱的冲动。因为,尘世间凡人俗事多不可耐,能有人高雅到拿起这本书翻翻,足以让我感动。

书海浩瀚,读者未必买书、收藏书,但偶尔走到书摊前,不妨信手翻翻书。翻书的读者可能会有看看序的习惯,我生怕读者因无序而失望、而离开书。

其实,能把一本书从头看到尾的耐心已经不多了,如果读者能看到此处,真应该有勇气看下去,看看我的浅薄和俗气,或许能增强读者生活的信心和勇气。

我看自己

我从来就没有高看自己,我从不张扬自己的个性。生活了这么多年,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税局,我总是在思想上翻江倒海,在行动上却波澜不惊。

我来自丹东市东沟县(现为东港市)的农村,我在那片土地上留下了十七年(不是光年)那么长的足迹。土地教给我什么是厚重,果实告诉我什么是虔诚。我差不多属于愚笨中蕴含着一点小狡猾,简单中隐藏一点小聪明的人,但我所有的狡猾都是那么不堪掩饰,我所有的聪明都经不起时间的拷问,我只能把由此而

产生的所有苦恼换一种方式向人们演示，上苍可能注定要让我成为孤独的人。

父亲在世的时候，认为我是他的两子一女中最省心的一个。父亲曾把报纸上巴掌大的一块儿文章保存下来，因为那上面署着他儿子的名字。父亲对我寄予的厚望，仅仅是让我离开他带我来到人间的那片土地，能把名字留在报纸上显然超出了他有限的估量。父亲对我的赞赏，总是表现在我让他出乎意料的表情上、难以置信的举动上。

父亲去世前的八年都躺在病床上，不能行动，也不能言语，但我们始终是相互“认识”的，他能用表情和我交流，我感觉到这种神交也只有我们父子间才配拥有，只有我理解父亲沉默的情怀。我一次又一次从大连跑回东港，与父亲默默地对话，像在上帝面前忏悔那样。在他去世的时候，我没有多少悲哀，我知道，他又换了一种与我交流的方式。每次拿起笔，冥冥之中我能感到父亲有一种喜出望外的表情在鼓励着我。父亲从来没有对我有过高的要求，每当我有一点小小进步，他都吃惊地觉得我比他想象的好出许多倍。正是这种激励，才让我在父亲的眼里折射出自信和自豪，这恐怕是我父亲以外的父亲，也包括如今已做父亲的我所做不到的。

在父亲的眼里，我看到自己有那么一点可以造就。

我看小说

小说只是品名繁多的精神食粮的一种。不读小说的人，不但能活着而且能活得很好。现代社会接受精神食粮的方式多种多样，甚至可以像打吊针那样一部接一部地看电视连续剧，精神生活依旧充实得营养过剩，可能到了要在精神上瘦身的地步。

创作小说的人是清贫、清苦和清高的。“三清”之中占有“一清”之席，则其人生在世人的眼里都可能活得不怎么景气。清贫

自序

之人不能靠小说发家致富,甚至连养家糊口也实属不易;清苦之人受累于小说,伤其筋骨,劳其心神,时时甩出两袖清风,不必奢想苦尽甜来;清高之人尤为可恨,本来一无所有,却硬要装腔作势,似乎世人污浊我独清,世人昏庸我独醒。

小说,应该说是人间最方便创造的一种艺术形式。绘画摄影没有颜料和照相器材只能望景兴叹;雕塑少不了一捧泥巴、一块玉石、一盘树根、一把雕刀;舞蹈离不开道具、布景和人体造型。然而,惟有写小说,只用一支笔、一张纸足矣。最纷呈繁杂的艺术作品,只靠最简单的创造工具,若想使艺术作品栩栩如生、跃然纸上,非得花费一番心血不可。

小说的读者群渐小,小说由辉煌走向没落,实在怪不得读者。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虽然具备了便于个人欣赏的特点,但是,把平面的东西、把抽象的文字组合到脑海中形成立体形态,的确需要读者再创造、再劳动的艺术加工过程。小说,说到底是为读者提供了艺术毛坯,不同的读者脑海中加工出的艺术形象千差万异,有的甚至生产出半成品或根本没去加工。能够活生生再现于读者脑海中的艺术形象,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结果。作者的辛苦创作充其量只是塑造艺术形象的第一道工序,出书也无非是把坯件投放市场。读者需要花费精力和实力,去把作者的一堆文字完善成人物、事件、环境等组合成的故事,读者是在再加工中获得艺术享受。

由此,就我看来,小说对其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:一是作品尽量具有宽阔的艺术空间,以适应读者不同的审美需求;二是要充分考虑作品的市场需求,对待作品同样要进行市场调查,进行必要的广告策划和艺术包装。

那种认为作者自身就可以完善艺术形象,或者认为作者提供什么样的艺术形象,读者就会接受什么样的艺术形象的观念

有些陈腐。

那种认为读者只是被动地接受作者提供的艺术形态，否认了读者再创造、再劳动的理念已经有失偏颇。

那种认为作者只需创造作品，而不必关心读者口味，不必研究市场需求，甚至断然否认对小说进行必要的广告宣传和艺术包装的态度，已经在读者的冷落中找不到北了。

小说的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方式十分单一，只能依赖文字这种媒介进行着背靠背式地默默交流。比起其他的艺术形式，例行戏剧、电影、电视剧等，小说的退让和忍耐实属迫不得已。但是，小说带给读者的艺术享受却不可与彼同日而语。其他艺术形式中除声音（语言）是从小说中嫁接而来之外，其无声的部分则是导演（此导演非彼导演）强加于观众的。而小说中的描写和叙述却能给读者再创造带来无限广阔的艺术空间，小说带给读者的艺术感染力远远超过其他的艺术形式。不信，读一本好小说，静下心来把玩一番。

我看自己的小说

我敢肯定地说，我的中篇小说集绝不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。尽管，在小说集出版之前，我写的小说从未投向任何一种刊物，但惟有一点信心是，我的小说出现在刊物上不会给编辑丢脸。

我写小说也绝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而是进行了一定范围内的市场定位。我在地税系统工作，我尽量利用和发挥出“行业优势”。在全国的税务系统中，可以说，我是第一个以税收为素材进行小说创作并结集出版的人。我奢望像言情小说、侦探小说那样称自己的小说为“税收小说”，我的确在向这个方向努力，也企盼能够达到那样的境界和效果。

我写的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找不到生活原型（那种某个人是×××生活原型的提法让我反感），但是，我不否认我的小说中

自序

某个人的某个举动来源于生活的真实,像《大码头》中李长贵去世前伸出的三个指头,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确确实实的一件可歌可泣的真事。但是如果硬说李长贵就是那位令我崇敬的地税干部,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。

把生活中的某些理念用小说的形式反映出来,是我无可奈何的做法。例如《举报人》中关于举报人的心理学问题的提出。如果我是一位理论工作者,我首先要出的一本书可能就是《举报人心理学》,但是,现在的我做不到,我没有那么深厚的理论功底,我只能以小说的形式反映我的构想。正如小说中写道:“举报人心理学应该有几部专著出版,至少得有一些理论人士正在埋头探索这个问题。”也许在小说出版之后,会有人进行这方面的探究,也可能出版这方面的理论著作,这是我十分高兴和企盼的。

作为一个普通公民,尤其在地税系统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,我有义务学习和宣传税法,但是,小说却不承担对税法的直接宣传作用,《政绩》中关于向陪同人员(包括小姐)征税问题的观点并不代表着税务机关的认识和做法。套用一句老话,此中篇小说集情节均为虚构,如与现实生活雷同,实属巧合。

以上所述,可能有助于读者对我的小说的了解,也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。如果读者看到此轻轻地合上书,从此束之高阁,我依然会说声谢谢,感谢读者知道曾有人写过这么一本不值得一看的书。倘若有读者仍有耐心继续看下去,我仍旧要说声谢谢,因为这样的读者挺有胆量的,不怕被小说中的人物情感所折磨,不怕成为又一个受骗上当的人。



2004年5月5日



大码头

■船是船主放飞的一只风筝，不管走出港湾多远，那根线始终牵着船主的心。

■他在木姜船上劳碌一生，生前没有离开过木头板材，想必死后灵魂也需要一个木屋，渔船和棺材有许多地方相同。

■船是他们跋涉大海的脚，把船当脚的人，船也把陆地延伸到海上了。

■船主该瞪起眼珠时就得把眼珠子瞪圆了，平日里稀稀哈哈怎么都行，和船员抠腕沟掏蛋子也没啥，但鱼咬钩的时候，起网的时候，大浪掀船的时候，赶着潮流回潮沟的时候，都不能吊儿郎当分不清火候。



天气预报说今晚有风,北风,七到八级。船主何大可天刚擦黑就站在鲇鱼湾码头,像乡长以上干部那样披着大衣,手里捏着烟卷,眼睛紧盯着潮沟尽头的鲇鱼湾海面,一动不动地等着他的船收港。

地税所的李长贵磨蹭到他身边时,何大可仍然没有收回撒到潮沟子尽头的目光。凭直觉,他就知道是那个鲇娄子李长贵。何大可自认为码头这一带自己是个人物,大小十二条船,两艘钢壳,四条一百八十五马力的木娄子大拖,还有两条固定的接货船。大大小小的渔船收港,铺开了老大的一个扇面,自己往码头上一站,鲇鱼湾的两和水——河流的淡水与涨潮的咸水都塞着船与船的缝隙挤,有簇拥的意思,有热烈涌动的劲儿。自己稍微跺跺脚,码头乱颤啊,以前是这样。

记不清什么时候,县地税局在码头上成立了地税所。说是鲇鱼湾地税所,但就委任了一个鲇娄子李长贵,不是所长也是所长。真有那么些二码头三码头的跟在鲇娄子后面,李所长长李所所长短地叫,全然不看看他大码头的脸色。不就因为李鲇娄子手里握着收税的权力吗。

李长贵今晚必定来码头,何大可早有预感,早已料到。刮这么大的风,渔船不是礁石,不是潜水艇,即便钉在海里的礁石也得剥去三层皮。渔船要早早收港,海面上浮动的东西不缩回港湾便沉没海底。何大可两条渔船在碧海市上了船籍,也在那里进行年检。为了逃避李长贵收税,这两条木娄子不能回鲇鱼湾港,只能躲在碧海市的一个港口。李长贵恐怕听到了什么风声,今晚他不盯上何大可才怪呢。

“何大可，今晚上的船都得回来吧。”李长贵没话找话地凑近他，想套套话把儿，听听下音。

何大可说：“风还没刮起来，你倒先喘上了，你不怕一口气上不来，让风呛着。”

李长贵从小家里穷，早年在盐场上班时常常吃不饱，饿急眼了抓把盐放到嘴里，落下个齁娄气喘的病。后来调到县财政局工作，财税分家时分到了税务局，国地税分家时整建制地划归地税局。五十多岁的人，身体不好，脾气更熊，一发火脸憋得发紫，连气都喘不匀溜。地税所成立时，偏偏把他弄到码头收税，吸着齁咸的海风，还不同往伤口上撒盐面一样。况且，码头上的税是好收的？生气上火的事多着呢，何大可想，早晚把这个齁娄子腌成咸萝卜干。

2

何大可与李长贵不是一开始就别扭上的，早先，他俩虽然没有太多的交情，但大家见面了还算客气，何大可从他母亲的娘家那面论，还得叫李长贵三姨父。那时李长贵在地税局里管农业特产税，联络的也是乡长一级的干部，与何大可家人接触的不多，但他们的祖辈上是有串换的。调到鲇鱼湾地税所，李长贵管了二百多条船收税的活，外加收海产品交易的特产税，他真把自己当成所长了。

李长贵刚来，何大可便去渔政所旁的一个铁皮房子里拜见了，没有过多的客套，礼数上周全一下，李长贵过去毕竟帮过自己一把，自己毕竟有这么多条船的税掌握在人家的手中。李长贵话说得难听，操作起来没有给足自己面子，没有一丝一毫照顾的意思，该交多少一分钱也没少，还到处追查在碧海市办理船籍

大码头●

的那两条船。

何大可不是当年当小杠的何大可了。

提起何大可最早在码头上混,老码头的人都知道,他是从最底层爬出来的。船上的鱼虾往岸上搬,每次都需要用人打短工,论扛筛子多少给钱。码头上汇聚了这样一些打短工的“小杠”,有重庆一带棒棒军的意思。小杠们平常没活干,袖着手晒太阳。船刚靠上码头,像苍蝇一样围上船主,船主选中的听令,卸舱,小杠们便一顿家伙生抢硬扛,上百筛子的鱼虾从船与码头间搭成翘板过到陆地上,再过秤,再装车。小杠的队伍不是固定的,活多了聚集多一些,时常还有不干的另找出路,也有新补充上来的。何大可来到码头找活干时,尽管也穿着个破棉军大衣,腰上也缠着根麻绳,也同样缩着脖子晒太阳,但是,船主们没有一个选中他的。船主不欺生,相反,刚来的小杠虽然手生,但肯出力气,还没学会偷懒耍滑,因此,船主们喜欢挑面孔生疏的小杠用。用熟悉的,知根知底的也有,每个船主都有几个小杠头,帮助召集其他小杠,帮助看住其他小杠别偷东西。何大可没有被选中的原因是他的脸太白净了,长得眉清目秀,大眼睛双眼皮,这哪里是干小杠的货,分明是一个无用的书生。何大可那时不到二十岁年龄,高中没毕业在县纸箱厂上了半年班,后来买了一辆倒骑驴的三轮车蹬“板的”,板的也是鲇鱼湾一带的称呼,像北京人称出租面包车“面的”一样。何大可的板的钱没挣回来车就被偷走了,他失去了惟一的生产资料,用他的话说,我要是女的,肯定去当“鸡”。托生个男的,只有去出卖并不十分宽裕的力气。卖苦力的人哪能长这么一副白脸,天生的白,白得像刚出锅的精粉馒头,任太阳怎么曝晒还是那么白净。

那天,何大可孤伶伶地站在码头上,心情沮丧得很。眼前一堆挨一堆如小山一样的螃蟹尸体,一筛子垛一筛子的各种杂鱼,

这些海货换成钱,那么丰厚,能把船主的口袋塞得满满的。但是,自己凭力气挣点钱却那样艰辛,甚至没有人给他出卖力气的机会,他有些灰心丧气,甚至绝望了。

何大可父亲去世较早,和母亲生活在一起,对母亲却很孝顺。尽管他没有跟母亲说什么,母亲却从他缩脖子的样子中猜出个八九不离十。母亲把自己有来往的亲属都想了一遍,真没有一位能帮上大可忙的人。她知道大可这孩子不容易,家中的负担重,高中刚念了一年就退学了,如今找事干又十分艰难。想来想去想起个李长贵。李长贵在地税局虽然没混上个一官半职,但毕竟是政府的人,又与乡长镇长们有联系,说不定他能帮上忙。母亲拎着一只光腚小公鸡去找李长贵。这样的鸡只有在临冬前吃掉,不然冬天准会冻死。她到李长贵家时,李长贵刚要往外走。李长贵知道有这么一房远亲,他与老婆离婚前与何家就没有什么来往。小镇的人少,扯上一圈儿差不多都是亲戚,见面只管叫老姐,却不知这老姐从哪儿论过来的。李长贵喘着粗气说:“这不是老何家的老姐吗?你怎么一大早,一大早就撵过来了。”

何家老姐不慌不忙地把捆在小公鸡腿上的绳子解开一条腿,拴到了高桌腿上,对他三姨夫说:“大可那孩子没活干,闲着把孩子都愁出病了。”李长贵说:“我知道现在找活干难,不过,我得上班不能耽搁了,咱俩边走边说。”

李长贵上班走得早,走得慢,走快了喘。与何家老姐唠了一道,满口答应给何大可找份活干,临到要分开时,李长贵从口袋中掏出三十元钱塞给老姐,两人撕扯一气,钱还是堵在老姐的兜里。李长贵佝偻个腰喘了一阵后,上班去了。

过了一个星期,李长贵下班路过老姐的家,进门把找活干的事讲给她听:“我有一位同学姓吴,叫吴德余,老街坊的人都叫他吴大驴子。他家养了两条木娄子船,缺一名船员,那天我把大可

大码头●

的事跟他说了，他满口答应，要不让大可去船上试试。”何家老姐见李长贵登门满心欢喜，知道这么个结果脸上挂不住了。她让李长贵坐下来喘喘气，说：“他三姨父，我寻思这件事托到你名头下，顶熊也能捞到一个乡政府烧开水的话，臭到家也去你们税务局把大门，没想到你能叫大外甥上船上干。我就这么一个独苗子，船到了海里，还不如木盆里的一片柳叶大，说沉下去没有二话，到那时你叫我哭天哭地找谁去。”

两人一时无话，僵在那里，李长贵又喘了一阵子粗气。

何大可想起了那天在码头上看到的情景，小山一样堆着的螃蟹，买主挎包里鼓鼓囊囊的钱，二十元钱一斤还抢不到手。这些只需要一张网一条船。海是无边无沿的，海货是无穷无尽的，钱是无计其数的，就看你怎么操弄到手，他不相信自己一辈子闯不出个名堂。那些船主挑小杠没有挑到他头上，说明他们还没瞎了狗眼，他本来就不是干小杠的货。他恭敬地对李长贵说：“三姨父为我操心了，我答应去吴大驴子船上试试。”

他妈妈说：“听听，这孩子少教，吴大驴子是你叫的，差不离也得叫大驴子舅舅。”



首先进入何大可眼里的是自家的木娄船。

过去，总是吴大驴子的遗产——那条寡妇船先进港湾，其后，才是何大可的船队。这细节让何大可有些不舒服，反复说他的那些船长不精明，不知道给他长脸，明知他何大码头站在码头上翘首以待，怎么能让吴大驴子的遗产，一条寡妇船打头？他们都是些“船料”。鲇鱼湾对干了一辈子的船员称为船料。他们一辈子也不会像他这样变成船主。

吴大驴子的媳妇与李长贵在码头上捅捅咕咕。李长贵原先迎风站着说话，北风渐渐刮起来，何大可看见她拉了李长贵一把，他们互相调换了位置，李长贵站在上风头继续与她嘀咕，何大可的嘴角有一丝嘲弄的笑。李长贵这么晚不怕风呛着在码头上守候，除了盯住他的船外，还要关照大驴子媳妇的寡妇船。

大驴子媳妇可是厉害的主。别人可能有所不知，他何大可了如指掌。吴大驴子活着的时候，别看在外风风火火，驴性得很，但在媳妇面前却温顺，却低眉顺眼没有脾气。吴大驴子有几根肠子何大可一清二楚，大驴子肚里的弯弯绕都是他媳妇折扭出来的。

何大可第一次来到船上，吴大驴子的眼眉皱皱起来了，原因还是他挑小杠时坐下的病。何大可弄不明白，白净的脸就不能出海了，渔民的黑脸居多不假，也不能一概而论，他自己就想豁上这张白脸在海上混。媳妇看出吴大驴子的脸色有要辞退何大可的意思，连忙对大驴子使了个眼色，说：“让他上船试两天，实在不是那料，在码头上帮我卖杂。”转过身捅了大驴子一把，小声说：“反正是用人，给你老同学一个面子。”

第一次出海，船晃晃悠悠刚刚出了潮沟子，何大可就趴在船尾上了。海水像一块巨大的绸缎被面被人拉起来抖动，渔船在海水里像一粒米在簸箕里被颠簸着，仿佛有无数只小手伸进他的胃中，恨不能把五脏六腑的东西都抓挠出来，他吐得一塌糊涂。船长对他说，这是晕船。有的人刚上船时晕，熬过两天之后再也不晕了，而个别人只要上船就晕，那他天生不是船料，不知你是哪个货。

当他把胃中所有的东西都吐尽的时候，忽然觉得渔船像他小时候睡过的摇车。他那时淘气，五岁那年他从仓库中发现了扔弃了多年的摇车时，问妈妈那是什么，他妈妈说：“你小时候睡觉的床。”他就硬逼着妈妈把摇车重新挂在房梁上，他又睡到上面，